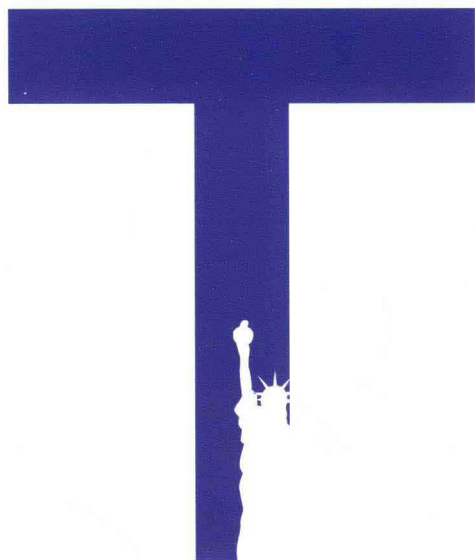


[美] 凯瑟琳·扎科特 迈克尔·扎科特 著 宋菲菲 译 刘 擎 校

Catherine Zuckert

Michael Zuckert



施特劳斯的真相

政治哲学 与美国民主

**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美] 凯瑟琳·扎科特 迈克尔·扎科特 著

Catherine Zuckert

Michael Zuckert

宋菲菲 译

刘 擎 校

施特劳斯的真相

政治哲学 与美国民主

**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 / (美)
扎科特 (Zuckert, C.), (美) 扎科特 (Zuckert, M.)
著；宋菲菲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971-4

I. ①施… II. ①扎… ②扎… ③宋… III. ①
施特劳斯, L. (1899 ~ 1973)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①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055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施特劳斯的真相

——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

〔美〕凯瑟琳·扎科特 迈克尔·扎科特 著
宋菲菲 译 刘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971-4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42.00 元

**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by CATHERINE ZÜCKERT AND MICHAEL ZÜCKERT

Copyright © 2006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我们的其他几位老师

沃尔特·伯恩斯

阿兰·布鲁姆

约瑟夫·克罗波西

赫伯特·斯托林

序 言

写这本书算是偶然,若不是事情都碰到了一块,我们也不会有出这本书的打算。我们先是于2003年12月受邀到日本,作列奥·施特劳斯的系列讲座。开始着手讲座时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知道日本读者对施特劳斯有多少了解,又想了解些什么(结果发现,日本读者知道得不少,而且想了解的有些内容超越了我们能力所及)。我们希望那次准备的讲座能成为对施特劳斯知之甚少者的一个入门性导引,同时,让那些熟悉施特劳斯的人也能获得一些新颖或别致的看法。

然而,就在我们筹备此次日本之行时,关于列奥·施特劳斯的媒体报道从四面八方围困了我们。在我们师从施特劳斯的时候,他仅在一个小圈子之内有名,在圈外则鲜为人知。突然之间,他被说成是一位幕后思想家,是一群日益庞大的政治活动家及一系列政策的思想背景,尤其被标签为乔治·W. 布什和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智库”。过去,我们还曾因为施特劳斯的思想通常相当远离现实政治和政策而颇感沮丧,如今却不无惊讶地看到他已然成为——或已被冠为——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人物。媒体塑造的施特劳斯是位极有权势的大人物,这剪影却与他自己呈现的形象相去甚远——相当的超然疏离,虽不至于对政治漠不关心,也不会意图暗箱操控这个国家。

我们考虑,最好还是与日本听众谈谈那些有关施特劳斯与伊拉克、布什以及新保守派间的传闻和指控。在我们看来,那些关于施特劳斯的说法大多——甚至全部——是错误的和被误导的,是未对他的作品

进行阅读或未理解他的产物。所以,此次在日本的施特劳斯讲座,加入了我们对近来大量媒体关注报道的反思。这既是促成本书写作的机缘,也是形成其文风和笔调的缘由。我们之所以写得有点“急促”,是因为我们深信大多数关于施特劳斯的说法严重地不真确,也因为一种“澄清真相”的愿望,这来源于我们对这位老师的深切感念,因而多少义愤于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这是必须要表明的。

这是一部合著。自从相识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谈论施特劳斯以及他所关心的那些思想家和问题。当然,写书时还是做了一定的分工。就初稿而言,凯瑟琳负责第一和第三章,迈克尔负责剩余章节。因第一部分的章节均由二人合力修订完成,所以难定归属。第二部分则主要是迈克尔执笔。

在此过程中,我们欠下了不少人情,望借此机会表示感谢。首先,感谢日本的饭岛昇藏(Shozo Iijima)教授和石崎嘉彦(Yoshihiko Ishizaki)教授,无论是研究政治哲学,还是尽地主之谊,他们都堪称楷模;其次,我们还要感谢两位教授的研究生 Messers. Kondo 和 Tanaka,他们是政治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是相当好的导游。回美国后,我们就手稿的许多部分与不同的人做了交流,收获颇丰。沙拉·劳伦斯学院的 Michael Davis,圣母大学的 Fred Crosson、Jeff Church 和 Alex Duff,芝加哥大学的 Les Harris 和 Ralph Lerner,莱斯大学的 Rachel Zucker,还有 Phil Lyons,他们读了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给了我们颇有助益的意见。最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两位匿名审稿人对书稿做了细致的阅读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这成为了我们在尽力完善书稿时最为重视的意见。自我们有了将讲座成书的想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John Tryneski 就一直给予鼎力支持。另外,负责手稿大部分打字输入的 Emily Zuckert 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比通常的打字员给出了更多反馈意见。最后要感谢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在完成书稿期间对我们的支持,若不是基金会提供我们访问学者的机会,本书不会那么快完成。那里的同仁也参加了对几个章节的研讨会,反映的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施特劳斯先生进军华盛顿?	1

第一部分 施特劳斯

第一章 返回古典:施特劳斯规划的一个概观	35
施特劳斯的哲学规划	39
施特劳斯出离海德格尔和尼采	42
施特劳斯对当代危机的分析	45
施特劳斯的重返古代政治哲学之路	47
施特劳斯重读哲学史	60
政治哲学与政治	63
第二章 施特劳斯—现代性—美国	73
命题一:美国是现代的	73
命题二:现代性是坏的	82
命题三:美国是好的	94
施特劳斯式的模棱两可	99
第三章 作为后现代政治思想家的施特劳斯	101
后现代的难题	102
施特劳斯的后现代主义:尼采之后	104

施特劳斯的后现代主义:海德格尔之后	114
德里达式的后现代主义	127
对比两种形态的后现代主义	138
第四章 那个泄密之人:论“隐微主义”	143
莎蒂亚·德鲁里如何解读列奥·施特劳斯	144
关于隐微论与高贵的谎言	150
在所有出错的地方寻找秘密	169
第五章 列奥·施特劳斯:授恶之师	191
施特劳斯与“僭政的教诲”	194
色拉叙马霍斯的论题	204
马基雅维利的时刻	218
施特劳斯与施米特	227

第二部分 施特劳斯派美国研究的出现

第六章 施特劳斯派美国研究的出现	241
瓦尔特·伯恩斯:德性的共和国	247
马丁·戴蒙德:探寻立国之本	255
哈里·雅法:美国的亚里士多德化	265
第七章 施特劳斯派的地缘学	277
东岸	281
西岸	290
中西部	305
结论	314
索引	322
中译版后记(刘擎)	340

导论

施特劳斯先生进军华盛顿？^{*}

一个幽灵正在美国游荡，说来也怪，那幽灵竟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自谓政治哲学史学者的施特劳斯离世已有三十多年，著有15部书和不少论文，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颇有名声也饱受争议，却从未获得公共领域的声誉。比如，在其有生之年，施特劳斯从未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或《纽约书评》之类的地方受到评论，他也没有像我们时代的其他哲学人物——海德格尔、阿伦特、德里达或罗蒂——那样得到公众关注。尽管施特劳斯的著作涵盖哲学史的众多课题——古代如柏拉图、色诺芬，中世纪如阿拉伯哲人法拉比、犹太哲人迈蒙尼德、帕多瓦的基督教哲人马西利乌斯，现代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海德格尔，他却没有获得多少赞誉，因为几乎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研究哲学史上的人物，也因为他几乎从不以自己的名义谈论政治生活。此外，他的治学风格也限制了其吸引力，毕竟他的研究都远离具体的政治问题。施特劳斯注疏之详尽，几乎如同犹太法典式的注经阐释，相较于对马基雅维利“实力政治（Realpolitik）”理论展开实质性讨论，施特劳斯会用更多篇幅来讨论诸如马基雅维利多少次引用了罗马史家李维之类的问题。这种阐释工作，不仅妨碍了施特劳斯获得如同阿伦特所得到的那

^{*} 这个标题显然借用了美国经典电影“*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的片名。——译注（本书凡标^{*}处，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种更广泛的公共承认(阿伦特虽同样怀有哲学史的旨趣,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越战之类的问题),而且也限制了他的著作在相对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中的接受度(这个共同体本是其著作主要的对象)。许多学者觉得施特劳斯的著作几乎无法阅读,另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著作对哲学史的实质性解读是如此严重地被误导,以至于施特劳斯常常被学界同人置之不理,视其为一个怪人,或者(更糟地)一个对哲学传统任意歪曲的阐释者。

由此,詹姆斯·亚特拉斯(James Atlas)就曾表示“施特劳斯做的工作似乎与当代政治的热点相当疏远。待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要比去辩论极权主义的起源更让施特劳斯自在”。艾兰·弗拉商(Alain Frachon)和丹尼尔·韦尔内(Daniel Vernet)指出,“施特劳斯从未写文论及当前的政治形势或国际关系。施特劳斯因其在希腊古典文本、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宗教圣书方面的博学而被阅读和承认,因其有力的阐释方法而备受尊敬。”另有两位评论家总结说:“施特劳斯的著述路径并不与他当时或我们现在的政策论辩发生直接关联,而是恰恰相反。”差不多在十年前,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写过一篇关于施特劳斯的文章,题为“一个靠不住的恶棍(或英雄)”。¹

除了上述言论表明的施特劳斯与现实政治之疏离,我们还听到以下这些主张:1996年《时代》周刊把施特劳斯称作“美国政治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²在此之前,施特劳斯就被认为对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有

1 James Atlas, “Leo-Cons; A Classicist’s Legacy: New Empire Builders,” *New York Times*, May 4, 2003, sec. 4; *Week in Review*, 1; Alain Frachon and Daniel Vernet, “The Strategist and the Philosopher,” *Le Monde*, April 19, 2003 (trans. Mark K. Jensen), http://www.yubanet.com/artman/publish/article_2653.shtml, pp. 2—3; Steven Lenzner and William Kristol, “What Was Leo Strauss Up To?” *Public Interest*, Fall 2003, 10; Richard Bernstein, “A Very Unlikely Villain (or Hero),”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95, E4. Also see Jim Lobe, “Neo-Cons Dance a Straussian Waltz,” *Asia Times Online*, May 9, 2003, <http://www.atimes.com>.

2 Richard Lacoyo, “You’ve Read about Who’s Influential, but Who Has the Power?” *Time*, June 17, 1996, 56, <http://time-proxy.yaga.com/time/magazine/article/qpass>.

特别的影响³,现在,他更被认定对小布什政府具有真正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其外交政策,以伊拉克战争尤甚。谈到这场战争,几乎免不了会提及“新闻里的施特劳斯”。《纽约时报》、《纽约客》、《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华尔街日报》和《亚特兰大周刊》,只需列举一二便可知当今最主流的新闻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施特劳斯以及他影响布什政府的传闻。不单是美国媒体,《经济学人》、《世界报》和《亚洲时报》,不用说还有德国、中国、日本和新西兰的报纸期刊,都纷纷发表文章,讨论这位学究施特劳斯。

最近这类说法相当引人注目——《经济学人》指出,在所谓操控布什总统的“幕后牵线者”的那份长名单中,施特劳斯是最新的一位;《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吉特·黑尔(Jeet Heer)提醒“我们生活的世界正愈发受华盛顿‘当红思想家’施特劳斯的形塑”;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在《列奥·施特劳斯的深远影响》(*The Long Reach of Leo Strauss*)一文中语气确定地说“施特劳斯的追随者正把持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亚特拉斯曾像他人一样明确指出过施特劳斯与政治相当疏离,他也开始重视如下主张——伊拉克战争“原来完全是一场西方文明的保卫战,如同已故哲人、古典学者列奥·施特劳斯所阐释的那样”。他还援引了“阴谋论者”的观点,那些人相信“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整个就是施特劳斯的杰作”。⁴亚特拉斯虽看似不愿支持阴谋论者的观点(可又无异议地一再重述),却以自己的名义如此回答“谁在掌控”的问题:“毫不牵强地说,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传人在掌控”。作为这一答案的证据,亚特拉斯还特意指出了“布什政府中遍布着施特劳

3

3 Brent Staples, “Undemocratic Vistas: The Sinister Vogue of Leo Straus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1994, A16; Miles Burnyeat, “The Sphinx Without a Secr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30, 1985, 30—36; Robert Devigne, *Recasting Conservat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Philosophers and Kings”, *Economist*, June 19, 2003, <http://www.economist.com/printedition/displaystory.cfm?storyID=1859009>, p. 1; Jeet Heer, “The Philosopher”, *Boston Globe*, May 11, 2003, H1; William Pfaff, “The Long Reach of Leo Straus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5, 2003, <http://www.iht.com/articles/96307.html>, p. 2; Atlas, “Leo-Cons,” sec. 4, p. 1.

斯派”这一事实(或所谓事实)。⁵《世界报》的两位作者还将施特劳斯看作是为新保守派提供“理论基石”的两位“思想大师”之一。据他们说,新保守派“已经把中间派的或民主的中左派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以便占据一个制造主导整个政治图景理念的优势地位”。⁶

上面说的还都是主流媒体,倘若从现代民主的电子大本营——互联网——搜索信息,会听到更极端的说法:施特劳斯不仅操控布什政府、新保守派、共和党人,同样还是幕后操控民主党人的“灰衣主教”*,或至少对民主党中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阿尔·戈尔(Al Gore)**相关的派系是如此。

上了新闻的施特劳斯

然而,即便我们暂且限定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也还是很难就如下问题得出一致的看法:施特劳斯据说是代表了什么?他据称施展的巨大影响支持了什么?但大众媒体的表述却有两个突出特点。那些作者最为关心的,是捕捉施特劳斯思想中那些与其试图解释的政策立场似有某种直接关联的方面。可鲜有证据表明这些记者或专栏作家“做了功课”——读过一些施特劳斯,更别说细致谨慎地阅读了。而他们自己对施特劳斯的描述却要求这种必要的细致谨慎,以理解施特劳斯难

5 Atlas, “Leo-Cons,” sec. 4, p. 4. 亚特拉斯这样的声明,媒体里还有不少,都是在“指名道姓”,亦即指认政府和传媒里所谓的施特劳斯分子。例如参见 Robert Locke, “Leo Strauss, Conservative Mastermind”, *Frontpage Magazine*, May 31, 2002.

6 Frachon and Vernet, “Strategist and Philosopher”, 2; 又见 Renana Brooks, “The Character Myth”, *Nation*, December 29, 2003,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31229/brooks>, p. 1.

* 法语词 *éminence grise* 直译为“灰衣主教”。16至17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庭里,有一位法国僧侣 François,表面上是红衣主教的秘书,实际上控制着对外政策的决定权以维护自身利益,正是这位看似不起眼的僧侣秘书,促使法国加入了抵抗新教徒的三十年战争。红衣主教自然穿着红色的修士服,而 François 的服装颜色则多了层灰色,因而被称为“灰衣主教”,代表着非正式、非官方的权力,即“幕后操纵者”。

** 戈尔(Albert Arnold “Al” Gore, Jr.), 1993至2001年间于比尔·克林顿执政期内任美国第四十五任副总统。

以捉摸又疏离政治的思想。结果可想而知:不同作者之间存在相当的分歧,而唯一的共同之处几乎都出现在他们的推论之中——由他们所构想的施特劳斯一定说过什么,以便推出他们试图解释的政策结果。很难不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文献存在某种循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陈列被一种愿望所激发,那就是要从中找到那些与布什对外政策相呼应的论题;这些作者所构想的促成对外政策的那些论题,继而又被归因于施特劳斯,事实上他们鲜有付出独立的努力去从施特劳斯的文本中寻找出这些论题。

两大实质性的论题甚为突出,为方便起见,姑且称为“施特劳斯的威尔逊主义”(或称“施特劳斯的理想主义”)和“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或称“施特劳斯的现实主义”)。前者(其主要部分)意在解释布什对外政策的根源和目的(在与施特劳斯思想相关的范围内);后者则是对手段的辩护,据说是通过这些手段得以推行这种对外政策。

对于施特劳斯的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综合性的看法大致如下:施特劳斯身为思想家的主要动机在于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这对孪生势力异曲同工地生成了政治思考中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的理论声称,只有得到科学(经验)支持的主张,才配得上真理的标签,而所有我们称作“价值”的那类主张(譬如,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善恶、对错和正义与否的判断)仅仅是主观偏好的表达,永远无法在理性上得到确认。能由理性确立和辩护的,只是事实以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宽泛理论观念,因而价值只是“主观的”,对其信奉者而言是“相对的”。

而在相对主义的方向上,历史主义甚至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连实证主义者乐于接受的那类能由理性辩护的真理也遭到拒斥,被斥之为主观的、依赖于价值的或价值的表达——实际上被等同于价值判断本身。与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反,据说施特劳斯倡导“道德与社会价值的恒久不变”。这种主张在专业术语中(虽未见于大众媒体)常被称为“价值认知论(value cognitivism)”,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道德相对论”是背道而驰的。⁷

7 Atlas, “Leo-Cons,” H1.

在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看来,道德相对论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瑕疵,它还是支持那个年代主流外交政策各种方案的基础。道德相对论造成的那种不满感受,明显出现在如卡特执政时期,在尼克松(基辛格)奉行的缓和政策(the policy of détente)中,这种政策所依据的是冷战时代西方自由政体与其对手共产主义政体之间的趋同观念,甚至道德等价观念。⁸为取代价值相对论以及受其庇护的游移不定的对外政策,施特劳斯及施派人士主张“道德明晰(moral clarity)”的必要性,而“道德明晰”这个说法常能从布什总统和受施特劳斯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等人那里听到。⁹基于价值认知论的道德明晰,被认为能为外交政策提供比相对主义信条更明确的指南。

5

但是,仅仅信奉价值认知论以及政策上的道德明晰,这本身并不能确切地说明一个人所致力目标。媒体作者(大多)发现施特劳斯是致力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对他这一立场最为明确的陈述也许出自施特劳斯女儿发表在《纽约时报》评论专栏的一篇文章。施特劳斯“信奉自由主义民主,捍卫自由主义民主,虽对其缺陷并非视而不见,但仍感到这是可能实现的最佳政体形式”。弗拉商和韦尔内也强调施特劳斯清醒而节制却又坚定地信奉自由主义民主,如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样,施特劳斯“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体制,对人类繁荣而言,尚未找到更好的体制”。据亚特拉斯说,施特劳斯发现“自由社会……是人所设计出的最好社会”。那些赞同施特劳斯的作者最为坚决地强调他偏好自由主义民主的立场。早在伊拉克战争引发争议的数年前,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就曾撰文,指出施特劳斯及其弟子是援用“自然正当的哲学来捍卫自由主义民主和道德价值,以此来反对其敌手”。¹⁰

8 Atlas, "Leo-Cons," H1.

9 Pfaff, "Long Reach," 1.

10 Jenny Strauss Clay, "The Real Strauss,"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03, 1, <http://www.nytimes.com/2003/06/07/opinion/07CLAY.html?n=top%2fopinion%2fedition.com>; Frachon and Vernet, "Strategist and Philosopher," 3; 又见 Peter Berkowitz, "What Hath Strauss Wrought?" <http://www.the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 (转下页)

一些对施特劳斯更有敌意的思想家也得出了同样的论点。查尔斯·拉莫尔(Charles Larmore)说:“施特劳斯再三声明忠诚于现代自由主义民主,而某位施特劳斯最尖刻的反对者却认定他拒绝这种价值……这实在是种误解……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自由主义民主对施特劳斯来说似乎是理想的良好近似状态”。自称为“老派保守主义的(paleo-conservative)”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认为,“施特劳斯的立场其实是‘捍卫全球性的民主,或者说是……力挺价值’,”而这一立场是戈特弗里德所不认同的,因为他认为这在实践上等同于“经营暴政(managerial tyranny)”。¹¹

根据主流论者的一致观点,施特劳斯或许真的拥护自由主义民主,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最好,或者至少说足够好了。但如《经济学人》所言,施特劳斯同样也“强调……民主的脆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曾在《纽约客》上说:“人们讨论施特劳斯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常常依据他对世界的一种看法——他倾向于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始终受到外来敌对势力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需要强劲有力的领导来英勇地对抗。”¹²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民主之脆弱与易受攻击的认识常被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他的亲身经历。“青年时期的施特劳斯亲历了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两面夹击下的解体,他相信民主若不改变脆弱无力的状态,若不挺身反抗暴政,就无力强化自身。”¹³

(接上页)/000/000/002/717acusr.asp, p. 1; “Philosophers and Kings,” 2; Atlas, “Leo-Cons,” sec. 4, p. 2; Dinesh D’ Souza, “The Legacy of Leo Strauss,” *Policy Review*, Spring 1987, 36, 38, 引述见 36。另见 Thomas Pangle, “Leo Strauss’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25, no. 4 (Fall 2004), 6—8。

11 Charles Larmore, “The Secrets of Philosophy,” *New Republic*, July 3, 1989, 32; Paul Gottfried, “Straussians vs. Paleo-conservatives,” May 17, 2002, Lew Rockwell, <http://www.lewrockwell.com/gottfried/gottfried29.html>, p. 2.

12 “Philosophers and Kings,” 2; Seymour Hersh, “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6。紧随其后发表的文章是 Laura Rozen, “ConTract: The Theory behind Neo-Con Self Deception,” *Washington Monthly*, October 2003。

13 Frachon and Vernet, “Strategist and Philosopher,” 3; 另见 Heer, “Philosopher,” 2; Shadia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7。

6

因此,道德明晰——拒绝相对论——也就意味着面对其自身的脆弱性,捍卫自由主义民主。这种“捍卫”的特定形态同某个极具施特劳斯特特征的论题相关,即“政体的核心观念”¹⁴。威廉·克里斯托往往被视作身处华盛顿的新保守派施特劳斯分子,照他的说法,施特劳斯“恢复”了一种“把政体置于分析首位”的政治学。¹⁵根据这种政治学,政体作为政治共同体内部秩序的本质,“远比在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的制度安排来得重要”。因最大的威胁来自无法共享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改变这些国家的政体,推行民主价值观也就成为“加强美国安全、促进和平的最佳方式”。¹⁶施特劳斯分子(据称)由此采纳了威尔逊式的方案,行使积极主动乃至好斗的对外政策,目标直指“政体变更”^{*},原则上在世界各地普遍地扶植自由民主。“道德明晰”的意图就是毫无掩饰地承认差别——无论过去和现在,自由主义民主都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不那么自由的另类政体(如共产主义独裁或激进的伊斯兰神权政治),同时也意味着要采取行动,让更好的政体(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主导世界。这种行动既出于自利,也出于仁爱。倘若世界各国政体皆与美国相仿,美国的安全便可得到最大程度保障,此谓自利;同时,也能让各国人民过得更好。事实上,人民若能自由表达,他们也会选择自由与民主的政体,此谓仁爱。

不过,在主流媒体的描绘中,这种威尔逊主义,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好斗地致力于推行自由主义民主,只是施特劳斯取向之主导观念的一半。另一半说来奇怪,竟是与严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一特征使它明显有别于那种主张人权的理想主义。据说,施特劳斯或许致力于自由主义民主及其推广,但他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奇特的版本。如威廉姆·普法夫就认定,施特劳斯的理论是“阴郁的反乌托邦哲学,

14 Pfaff, “Long Reach”, 2.

15 Lenzner and Kristol, “What Was Strauss Up To?” 11. 关于“政体分析”在伊战政策分析中的作用,参见 Rozen, “ConTract”, 2。

16 Frachon and Vernet, “Strategist and Philosopher”, 3.

* 推翻政权的婉转说法。